

一則故事 改變一生 陳永貴

生命頌

◎震撼心灵的56个生命故事◎



每一个生命的到来，都是地球造化的奇迹
每一段生命的轨迹，都是一曲高昂的颂歌

56个故事

56次生命反思

未来出版社
FUTURE PUBLISHING HOUSE

一則故事 改变一生 陈未著

生命颂

第一輯
十
悲殒

◎震撼心灵的56个生命故事◎

中合深·新 兵支斗魂 [表礼] ◎ 耀 耀 耀	800
外 潮 个 科 共 的 才 研 究 报	810
景 林 岳 ◎ 耀 之 研 究	814
尉 基 · 里 拜 派 委 个 杰 及 斗 的 研 究 报	818
陈 年 交 ◎ 运 命 的 研 究 报	820
黄 火 幸 ◎ 运 命 的 研 究 报	822
新 一 期 的 出 世 研 究 报	824
群 众 放 心 研 究 报	826
林 林 路 天 ◎ 运 命 的 研 究 报	828
林 林 路 天 ◎ 运 命 的 研 究 报	830
新 一 期 的 出 世 研 究 报	832
宇 空 无 限 的 研 究 报	836
宇 空 无 限 的 研 究 报	838



每一个生命的到来，都是地球造化的奇迹
每一段生命的轨迹，都是一曲高昂的颂歌

56个故事 56次生命反思

未来出版社
FU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命颂 / 秉礼, 顾平编. —西安: 未来出版社, 2009.7 (2011.1重印)

ISBN 978-7-5417-3857-9

I. 生… II. ①秉…②顾… III. 故事 - 作品集 - 世界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25641号

心灵系列丛书·生命颂

选题策划 尹秉礼 顾平

丛书统筹 陆三强 陆军

责任编辑 刘小莉 薛少华

特约编辑 陈凡

美术编辑 董晓明 李倩

技术监制 慕战军

发行总监 陈刚 李振红

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

出版发行 未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西安市丰庆路91号 邮编: 710082

电话: 029-84298551 84288355
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西安汉东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9

字 数 150千字

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11年1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7-3857-9

定 价 16.80元

启 事

本书编选时参阅了部分报刊和著作, 我们未能与部分作品的作者取得联系, 在此深表歉意。请作者见到本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, 以便按国家相关规定支付稿酬及赠送样书。
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37号华腾北塘商务大厦1501室编辑部(100022)

电话: 010-51908602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)

第一辑·生命悲歌

- 002 杰西的战争◎花 剑
006 剽 牛◎沈石溪
008 鹰的飞翔◎〔丹麦〕彭托皮丹 译/宋念申
011 鬣狗托卡的抉择◎陈 俊
014 绝地之葬◎马桂景
017 奥兰与我的生死恋◎安那托里·基姆
020 两匹赛马的命运◎董保纲
022 那些狗的命运◎李少君
024 短尾驢的生生世世◎陈 俊
026 最后一只猫◎刘亮程
028 黄河之鹰◎韩振远
030 无奈的母爱◎天涯牧秋
033 致命绝杀◎冬 暖
036 旅蒙商◎谢友鄞
038 长出天使翅膀的袋獾◎王澄宇

第二辑·万物有灵

- 044 哑鹿嘉儿◎陈俊
- 047 母狼新月◎陈俊
- 050 复仇的蛇头◎张森凤
- 053 一只狗的偷渡真相◎乌娜姬
- 056 鱼母◎沈石溪
- 058 小红虫◎简媃
- 060 窃贼罗茜◎詹妮
- 062 西伯利亚的熊妈妈◎鲍尔吉·原野
- 064 母黄羊之死◎〔蒙古〕策·罗岱丹巴 译/照日格图
- 066 永远的贡杰◎颍川小马哥
- 068 母子别◎田宫虎彦 译/庞春兰
- 070 战场◎翟杉
- 072 神雕之死◎傅剑锋
- 075 苍蝇之死◎扎雅·洛桑普赤
- 076 谁是猎手◎张祖文
- 079 流浪鸟的尊严◎彬彬
- 080 三腿狗与独脚鸡◎王成刚
- 082 与狼周旋◎刘春山
- 085 鸟的爱与憎◎李玲玲
- 086 章鱼复仇记◎万炜明 关宏
- 089 狗娘◎江薛

第二辑·生存感悟

- 094 我爱生命但我不愿活◎柴 静 440
- 097 老伴◎夏中义 340
- 098 被拒绝的死亡◎鲁 娃 020
- 100 内在生命的伟大——我看残奥会◎周国平 120
- 103 牛羚卡拉的悲哀◎陈 俊 020
- 106 旅 鸽◎申赋渔 820
- 108 山居岁月◎许冬林 100
- 110 一束木棉花◎吴风华 200
- 112 畜生心里有数◎张西祥 400
- 114 福气安哥拉◎钟昊梅闰 000
- 116 红鬃马◎申 平 000
- 118 印度古堡之秘密◎董 涛 070
- 121 不屈的抗俘◎布衣江南 170
- 122 最后的哈里逊◎杨 沁 270
- 125 伤 逝◎矫友田 070
- 126 只因为它们是母亲◎译/陈春全 070
- 129 猎 手◎姚术斌 020
- 132 尊严地离开◎宇 虹 080
- 135 生存夹缝◎译/刘宇婷 020
- 138 他的死亡，她的生存◎阿丝塔·鲍恩 译/曹雪珍 080

受感动而流泪，流泪时心最痛；比喜悦而流泪，泪水同样有他凉透心。

——王蒙《入个这多像个大林政》（摘自《王蒙文集·卷一》）

第一辑：

生命悲歌

——王蒙《入个这多像个大林政》（摘自《王蒙文集·卷一》）

“入个这多像个大林政”这句话，在王蒙的笔下，已经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。

“入个这多像个大林政”这句话，在王蒙的笔下，已经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。

“入个这多像个大林政”这句话，在王蒙的笔下，已经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。

“入个这多像个大林政”这句话，在王蒙的笔下，已经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。

“入个这多像个大林政”这句话，在王蒙的笔下，已经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。

“入个这多像个大林政”这句话，在王蒙的笔下，已经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。

愿一切生命，

不因为飘落在石缝而凄凄艾艾，

愿一切生命，

都敢于寻求最艰苦的环境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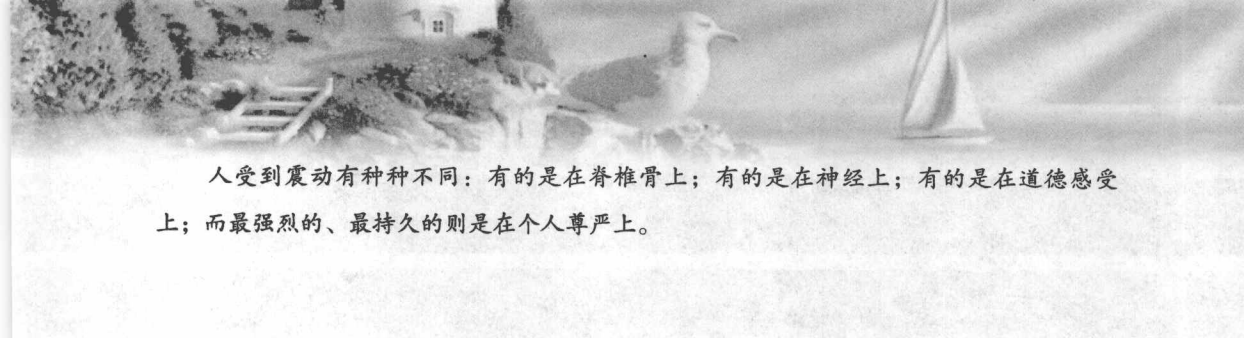
生命正是要在最困厄的境遇中，

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……

003

生命悲歌





人受到震动有种种不同：有的是在脊椎骨上；有的是在神经上；有的是在道德感受上；而最强烈的、最持久的则是在个人尊严上。



杰西的战争

◎花 剑

1862年5月，一天夜里，在美国南部田纳西州最大的棉花种植园约克庄园里，黑人奴隶杰西开始了逃亡。那是南北战争的第二年，联邦政府领导的北方军队正同南部蓄奴州的南方军队进行激战。

在最初的3天里，杰西其实并没有走出约克庄园。他一直悄无声息地藏在烂泥里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逃出去，做一个自由人！

杰西的父母是路易斯安那州的黑奴，他还有一个弟弟叫威利。在杰西四岁的时候，主人为了换一辆新马车，把杰西和威利卖到了另一个州。新主人是一个退伍少校，经常带着杰西和威利去打猎。5年前，少校死了，兄弟俩再次被转卖，杰西被卖给了残暴的约克老爷，而弟弟威利则不知道被卖到何处。

3天后，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里，杰西从泥沼里爬出来，嚼了些草叶敷在腿的伤口上，悄悄地穿过棉田向北方逃去。南北战争的消息早就传到了奴隶们的耳朵里。杰西想好了，他要加入北方军队，让那些把他们当牲口使唤的人付出代价！

一天早晨，杰西从疲倦中醒来，发现双手双脚都被绳子捆住了，眼前全是白人，他们穿着灰色制服，手里拿着枪，围坐在杰西四周。

过了一会儿，来了一个佩着指挥刀的人，自称是沙利文中尉。他问杰西是从哪里来的。杰西不知道这些人是南方军队还是北方军队，支支吾吾不敢开口。

过了一会儿，杰西只好如实说自己是从约克庄园逃出来的奴隶，想去投奔北方军队。

沙利文好奇地打量着杰西，带着几分调侃问道：“你想投军？会用枪吗？”

杰西见沙利文中尉知道了他是逃亡的奴隶，却没有打骂他，就猜他们是北方军队。他说自己会放枪，还打得很准呢。杰西说得没错，少校主人曾教过杰西和威利打猎，也许是有天赋，兄弟俩都有一手好枪法。

沙利文将信将疑，解开了杰西身上的绳子，接着，沙利文把枪递给了杰西，又给了他一发子弹。第一枪没打准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对沙利文说：“中尉先生，能



不能再给我一发子弹，我已经校好了标尺。”

沙利文吃了一惊，这黑人还会调校距离标尺？他又给了杰西一发子弹。随后，只听一声枪响，对方那个少尉像是被什么东西重击了一下，仰身跌下马来，手里的望远镜也扔出了好远。沙利文也非常惊奇：从这里到那少尉的距离足有600码，这黑小子完全有资格做一个出色的狙击手！于是，他兴奋地宣布他已经是一名光荣的北方军队战士了！

带领杰西的士兵是个独眼下士，他的任务是给杰西确定狙击点，并不时变换，同时给他补充食物和弹药。每杀一个敌人，杰西就用弹壳在枪托上刻一道划痕。看着那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倒在自己的枪下，他充满了复仇的快感。他常常默念着：“这一枪是为了我的父母、我的弟弟！”“这一枪是为了沙恩大叔、尼娅大婶！”他知道，每杀一个，世上坚持要把黑人当做“会说话的牲口”的人就少一个！

很快，杰西的枪托上的划痕有32道了。这时候，对方也知道这边有个神出鬼没的狙击手，就加强了隐蔽，让杰西找不到适合下手的第33个目标。

这天，独眼下士给杰西带来了一个坏消息：“敌人也派来了狙击手，每天都有士兵在后方倒下。沙利文中尉要我们找到那个狙击手，干掉他！”

3天后，他们在树林里找到了那个狙击手。杰西从瞄准镜里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——他的弟弟威利！杰西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威利身穿蓝色制服，趴在地上，专注地瞄着一个方向。杰西半天没有回过神来，旁边的独眼下士急了：“你小子发什么愣？趁他还没发现你，一枪干掉他！”

杰西的脑子里一片混乱，他又凑到瞄准镜前看了很久，说：“不行，距离太远了，天黑而且还有风，要是开了枪打不准，反而会暴露我们的位置。明天再说吧。”

杰西听说过，有的庄园主强迫黑奴去打仗。他万万没想到弟弟也会拿起枪，跟自己在战场上狭路相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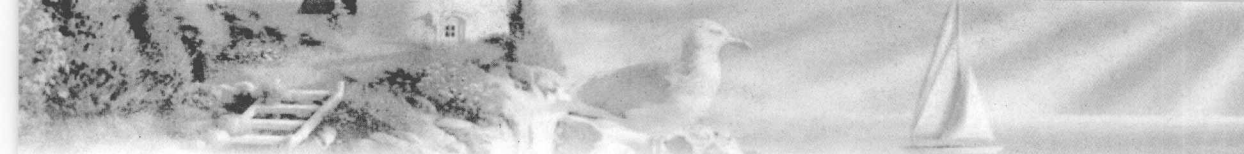
杰西想了一晚，到天快亮时，他终于做出了决定：必须阻止威利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他！

杰西瞄了很久，手指扣在扳机上，却一直按不下去。等他下定了决心，威利却突然转过身来。威利也从瞄准镜里发现了杰西他们！看来他很吃惊，却没有任何犹豫，“砰”的一声开了枪！

杰西非常了解弟弟，威利的枪法比自己好。在这一瞬间，他来不及多想，几乎就在威利开枪的同时，也本能地扣动了扳机！

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了，杰西仿佛看见自己枪口里射出的子弹，旋转着划过空气，击中了弟弟的脖子，一大团血雾在瞄准镜里弥散开来！





“威利！”杰西痛苦地喊了一声，却听到背后有东西倒地的声音。回头一看，只见独眼下士额头中弹倒在地上，手里握着一把出鞘的匕首！

他拿着匕首干什么？难道要在背后对自己图谋不轨吗？杰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他知道一定是威利救了自己！他再也忍不住了，扔掉枪就从掩体里跳出来，喊着弟弟的名字，不顾性命要冲过去救他。

威利脖子上的创口很深，上半身全是血，人已经昏过去了。杰西撕下衣襟，手忙脚乱地给弟弟止血，却哪里止得住。他不由得抱紧了弟弟，一遍遍地喊他的名字。

威利终于醒过来了，但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哥哥，我们不做奴隶！”头一垂，再也不动了。

杰西号啕大哭，突然后脑一疼，被人用枪托打晕过去。

醒来的时候，杰西已经在对方的军营里，一个穿蓝色制服的上尉讯问他的姓名和部队番号。

杰西大骂：“受诅咒的南方佬，你们骑在我们头上的日子不长了，总有一天北方军队会给我们报仇！”

那上尉听了他的话，却惊奇地说：“南方佬？我们可是北方军队呀！你身上穿的灰色制服才是南方军队的！”

杰西愣住了，上尉继续说道：“威利是你的弟弟？我们听见你在喊他。他很勇敢，从种植园逃出来后就加入我们北方军队。他说他哥哥还在做奴隶，他要把你救出来。”

几天后，杰西终于知道了真相：威利效力的、身穿蓝色制服的才是北方军队！杰西明白了：他的战争，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悲剧！

后来，杰西获准跟随北方军队四处征战。他参加过著名的葛底斯堡战役，在那场战役中，双方死伤近5万人，北方军队大获全胜。而杰西如有神助，毫发无伤。

1865年，南北战争结束，杰西已经是上尉了。他把弟弟的骨灰葬在不久前才找到的父母的坟里。弟弟终于和父母团聚了，杰西多想死后也能跟父母在一起啊，可他知道，自己另有归宿。

这天，刚建成的阿灵顿国家公墓细雨霏霏。杰西上尉独自来到这里，跪在一排墓碑前。那排墓碑上刻着他一生都不敢忘记的32个名字，那是他千方百计打听到的——32名死在他枪下的北方军队官兵！

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杰西握着手枪，喃喃自语：“感谢上帝，我生而为奴，但并没有死而为奴。今天，我终于可以自由地选择一切，包括体面地死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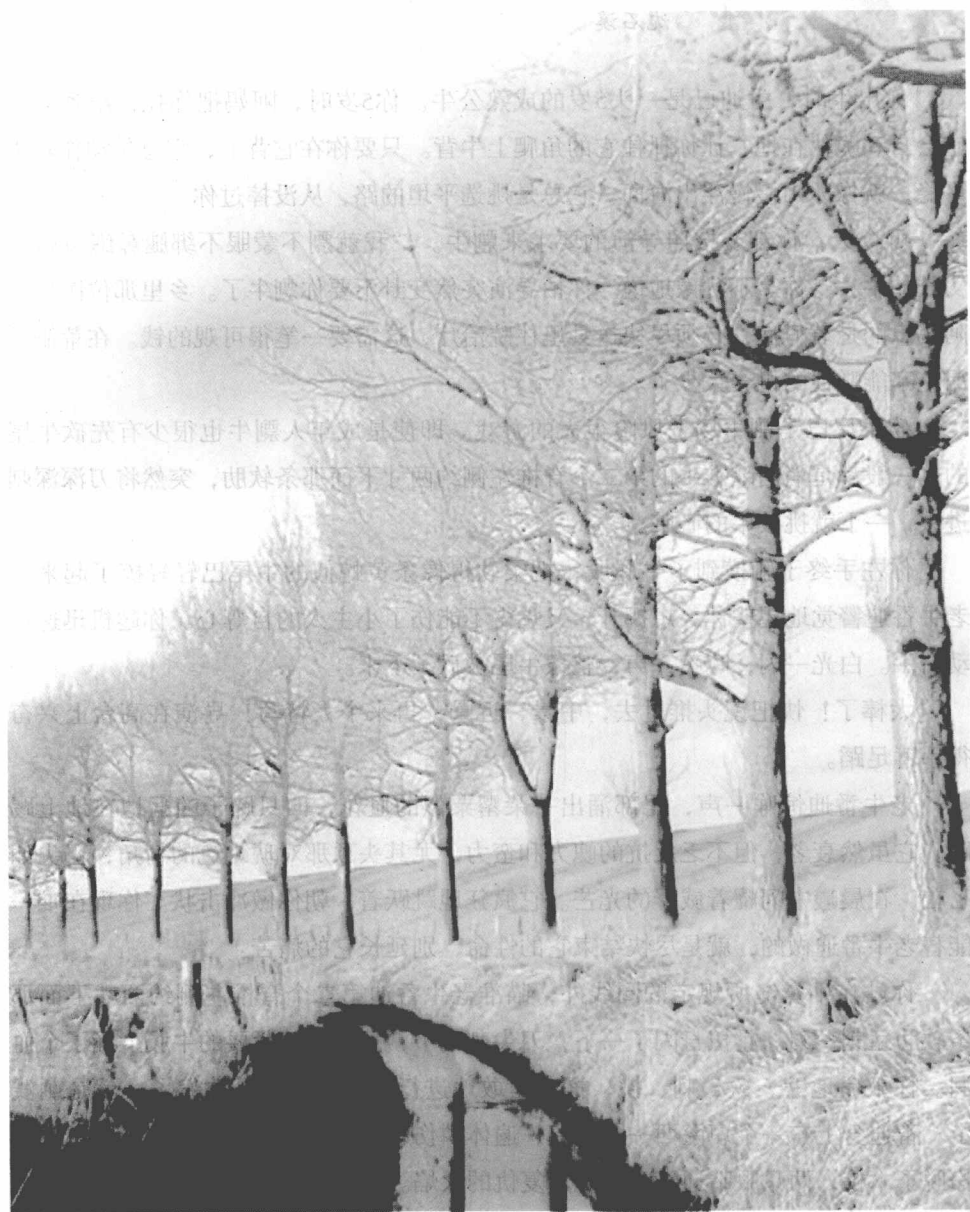
杰西就这样自杀了，他的战争也终于结束了。



直到现在，人们来到阿灵顿国家公墓，还能看到一块墓碑，上面刻着：杰西上尉一生参加了两场战争并都取得了胜利，一场是南北战争，一场是自由和尊严的战争！

中 国

意 林



005

意
林



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：一颗心流血，一颗心宽容。



剽牛

◎沈石溪

你出生时，番迪已是一头5岁的成熟公牛。你5岁时，阿妈把你托付给番迪。它会自动跪伏在地，让你抓住它的角爬上牛背。只要你在它背上，它总是动作轻柔平稳，就像冰山慢慢浮出海面。它总是挑选平坦的路，从没摔过你。

可今天，你却要按照导演的要求来剽牛。“我就剽不蒙眼不绑腿鼻绳放得一丈长的牛！”你毫不犹豫地说了。你怕导演突然变卦不要你剽牛了。乡里那位医生说阿妈患的是黄疸症，必须尽快送县里住院治疗，这需要一笔很可观的钱。在荒僻的昂克寨能赚钱的机会太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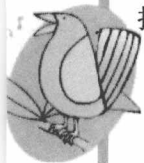
砍牛尾巴是剽牛场上风险很大的游戏。即使是成年人剽牛也很少有先砍牛尾的，一般都是悄悄瞅准牛的第二个脊椎左侧约两寸下面那条软肋，突然将刀深深刺进去，一下就挑破牛的心脏。

你左手终于触摸到了牛屁股，把柔软得像条黄蛇似的牛尾巴轻轻撩了起来。老牛番迪警觉地望望你，想挪开，又觉得不能伤了小主人的自尊心。你趁机迅速挥动右手。白光一闪，咔嚓一声，整条牛尾被砍了下来。

太棒了！快把镜头推过去，中景，近景，再来个大特写！导演在高台上兴奋得手舞足蹈。

老牛番迪惊叫一声，尾部涌出一朵罂粟似的血花，四只蹄子凶猛地在地上踢蹬。它虽然衰老，但不乏反抗的魄力和蛮力，尤其头顶那对琥珀色的犄角，仍尖如匕首，在晨曦中闪耀着威严的光芒。它疯狂地跳跃着，朝你做冲击状。你现在唯一能替老牛番迪做的，就是尽快结束它的性命，别延长它的痛苦。

你站在牛鼻绳所规定的圈线外，瞄准老牛番迪第二个脊椎左侧约两寸下面那条软肋猛刺一刀。它扭身闪了一下，刀尖刺偏了，只在无关紧要的牛腹上捅了个血洞。你狠命地劈、砍、刺、挑、捅，勇敢地进行剽杀，但不是砍偏了，就是刺浅了。番迪身上东一个窟窿西一条刀痕，遍体鳞伤，但就是不倒下去。它还冷不丁地挣脱了木桩，两只眼睛通红，燃烧着复仇的火焰。



你等待着自己身上发出牛角穿透皮肉的响声。奇怪的是，好一会儿了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你惊讶地睁开眼，老牛番迪低着头，四肢弯曲，一副标准的公牛抵架的姿势，两只锐利的角离你胸脯仅一厘米远，仍然是气势汹汹的冲击状。但它却凝然不动，像座雕像。

你突然想起儿时有一次你骑着番迪到草滩去玩，突然下起鸽蛋大小的冰雹，四周没有可以躲藏的大树和房屋，你就钻到牛肚皮底下，番迪也像现在这样一动不动地，像结实的伞……

此刻，你真想扔掉猎刀，张开双臂，把老牛番迪硕大的头颅搂抱住，抚摸它伤痕累累的脖颈。但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，阻止你去这样做。你把猎刀握得更紧。老牛番迪被剽倒后，你会恭恭敬敬地把它的头颅请进竹楼，悬挂在火塘旁那根最粗的立柱上。昂克寨凡是男人的竹楼无一例外都悬挂着象征雄性力量的牛头，你将按照佤族的风俗把它视为神灵，永远膜拜。但此刻，你非得让它血溅剽牛场。

你一个箭步冲上去，照准牛脖子又砍了一刀。高台上的摄像机一刻不停地沙沙响着。你拼足吃奶的力气又一连砍了几十刀，你身上被牛血涂得通红，可它就是不倒下去。你气喘吁吁，浑身冒汗，两条腿飘飘悠悠，脚步踉跄，重重跌在地上。你的力气耗尽了。你毕竟还只是个15岁的少年，缺乏成年汉子的蛮力和耐力。

老牛番迪精神抖擞地“哞”了一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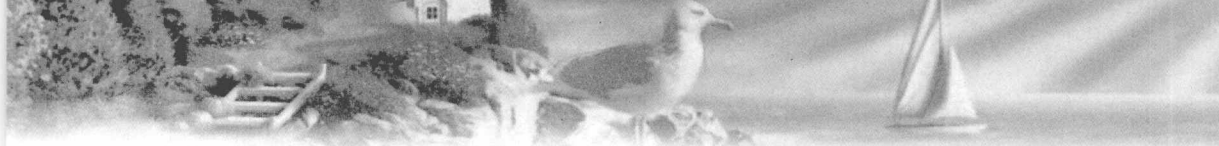
你坐在地上，哭了起来。导演肩头那架摄像机还在沙沙地响，你的泪水和软弱会被永远凝固下来，但你控制不住自己，泪水就像决堤的河水往外溢流。你恨自己无能，竟连一头生命快衰竭的老牛也剽不倒；你恨命运太不公平，你在学校门口功课都是优秀，却只能退学；你恨生活太无情，过早地夺走了阿爸的性命，让你稚嫩的身体支撑家庭重负。你剽不倒牛，难道还有能耐养活这个家吗？

现在别说剽牛，你连宰只鸡的力气也没有了，番迪将会被当做灾牛祸牛凶牛疯牛妖牛鬼牛而焚烧成灰，你一分钱也得不到，也就无法送阿妈去县医院治病。你越想越伤心，在摄像机前哭得响亮而放肆。

突然，你听到一串脚步声在朝你走近，泪光中，你看见老牛番迪走了过来。你扭过脸去不想理睬它。可一条湿漉漉的牛舌伸了过来，舔去你脸上的泪珠。番迪的眼里盈蓄着一汪深情的泪水。它抬起头来，望了望远处层林叠翠的山峰，低沉地长哞一声，然后，四肢弯曲，庞大的躯体跪倒在你面前。它的头偏枕在地上，闭阖起眼睛，那致命的颈脉和第二个脊椎左侧约两寸下面那条软肋暴露出来。

你心里堵得慌。它是不忍你伤心，不忍你成为窝囊废，不忍你这个主人陷入山穷水尽的困境。你挣扎着跪起来，双手握着猎刀，对准它的心脏。你快虚脱了，只好将身体压在刀柄上。猎刀扎了进去，刀尖刺穿软肋时，番迪浑身一阵抽搐，但没有挣扎，也没有睁眼。一泓鲜艳的牛血喷溅出来，映红了整个剽牛场。





没有人希望被关在笼子里——问题是，给你一片没有边际的天空，你是不是真的敢要？



鹰的飞翔

◎〔丹麦〕彭托皮丹 译/宋念申

这是关于一只年轻的鹰的故事。在他还是只黄嘴雏鹰的时候被几个男孩发现了，并带到教区牧师的家里。好心的人们悉心照料他，并渐渐把他当做家里的一员收留了下来。就像童话故事中的丑小鸭一样，小鹰在嘎嘎叫的鸭子、咯咯叫的母鸡和咩咩叫的绵羊中长大，变得又大又肥。就像牧师说的：“真的挺起肚子来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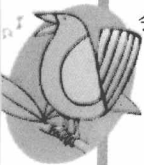
他通常在靠近猪圈的一处旧篱笆上歇息，坐在那儿等着女佣从厨房拿着废东西来。只要老多萝茜一出现，他就会一下子蹿到路面上。摇摇晃晃地以麻袋赛跑似的滑稽步伐走向装满的食槽，这种步伐是苍穹之王在地面行走时所特有的。


有时，特别是在起风的日子及雷雨到来之前，一种模糊的渴望就会在这位被囚禁的天空骄子的内心苏醒。他于是会一连几天站在那儿，把喙插在胸前脏兮兮的羽毛中，一动不动，什么也不吃。突然，他张开翅膀，骤然勇猛地冲向天空——可惜这种飞翔通常是很短暂的。他的翅膀被修剪得很好，在笨拙地拍打了一会儿之后，他就会掉到地上，然后困惑地侧身跳上几步，伸长着脖子急忙躲进某个黑暗的角落，好像感到万分羞愧。

雏鹰这样生活了两年，此时老主人得病去世了。这只高贵的飞禽——人们已给他起了个平民的名字叫克劳斯——竟一时被忘却了。他像平常一样摇摇晃晃漫步于家禽院中的其他鸟类之间。和平地，略带些胆怯。因为他已习惯了，每当下决心要在这些庸庸碌碌之辈中维护他天赋的优越时，他就会遭到主人女儿们的拍打。

然而有一天，当新鲜的南风吹来了春天，鹰忽然发现自己站在了一个大谷仓的房脊上。他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像从前常有的那样，他栖息在篱笆上，沮丧地做着梦，突然一阵懵懂的对自由的渴望令他张开翅膀飞翔，可这回他不像通常那样掉在地上，而是一下子被提到了空中。他感到害怕，于是急忙停在了最近的驻足之处。

现在他端坐在高高的房顶上，目眩于所见到的景物。他起劲地转着脑袋，一会儿这边，一会儿那边；然后，无法抗拒飘动的云彩与碧蓝的天空的吸引，他又张





开翅膀向上高飞。一开始还小心试探着，很快便显得勇敢、有把握得多了，终于，伴随着一声快乐、野性的尖叫，他扶摇直上，在高高的天上盘旋一圈。一下子，他明白了做一只鹰意味着什么。

突然，他停了下来，周围浩大的虚空令他害怕，他开始搜寻一处可以歇息的地方。

他幸运地到达一块高悬于河谷之上的凸岩，但环视四周，仍有些目眩。为了找到牧师的住宅和谷仓屋脊，他又来到另一处石块上。周围无论朝哪儿看，全是陌生而未知的乡村，目之所及没有一处熟悉的地方，没有一处庇护之所。

在他的头上矗立着层层岩石，陡峭光秃的石墙上没有一处可用来避风。西方，太阳正置身于猩红的晚霞之中，这预示着风暴与暗夜。

当傍晚的薄雾笼罩了远在下方的河谷，一股强烈的孤独侵袭上了这只高贵的鸟儿心头。沮丧之余，看到一群牛伴着尖叫声走在回圈的路上，前面不远就是人类舒适的住所。他收紧翅膀，把喙深深插进胸前的羽毛中，仍然孤零零立在沉默、荒凉的岩石上。

突然，头顶上传来振翅飞翔的声音，一只白喙的雌鹰正在他和傍晚红色的天宇之间盘旋。

年轻的鹰在原地待了一会儿，伸着脖子考虑着这番奇怪的景象，但立刻他的犹豫便烟消云散了。在健壮的两翼有力地拍击下，他冲向高空，一会儿便接近了他的同伴。

于是开始了一场群山之上野性的追逐。雌鹰总是在前面高飞，克劳斯尽力赶上她，尽管他更沉重而且气喘吁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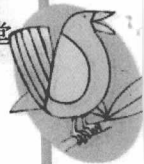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飞翔于群山之间，高高的山峰上仍然披洒着阳光，但他们飞过山顶，进入渐趋的黑暗之中。

她是不是永远也不会停下来？他想着他快筋疲力尽了，翅膀感到又累又重。

雌鹰飞得越来越高，离深红色的山峰越来越远，呼唤着，诱惑着他跟随。

他们来到一片广漠的石头荒野，凌乱的巨石相互颓倾在一起。猛然间他们面前的视野敞开了，流动的云端上，如幻景般，绵延着常年积雪的诡秘地域，那里从未被众生污染，是鹰与大寂静的家园。白昼的最后一抹光线似乎在皑皑的白雪上歇息安睡了。

克劳斯吓坏了。他停下来歇息在一块石头上，因寒冷和不适而颤抖。看着这白色的幽灵般的大地，那些硕大的星星透过黑暗冲他眨眼，如同许多恶猫的眼睛。他重又悲伤地想到他抛下的家，回忆起温暖的篱笆和舒适的家禽院。他的小朋友们现在正在自己的位置上栖息，把头埋进翅膀下安睡。他还想到胖嘟嘟的猪崽们，现在正在高高的土堆上，一边做着梦一边吮咂着。他还想起了老多萝茜，每当教堂



的钟声宣告太阳升起，她就会从厨房里出来，带来热腾腾的食物。雌鹰的呼唤透过寒冷的空气传来。但是克劳斯无声地鼓起翅膀，偷偷地回去了，开始还有些踌躇，但很快变得迅速而急切，被他的恐惧、他的热望、他甜蜜的渴盼所追逐——家——家——家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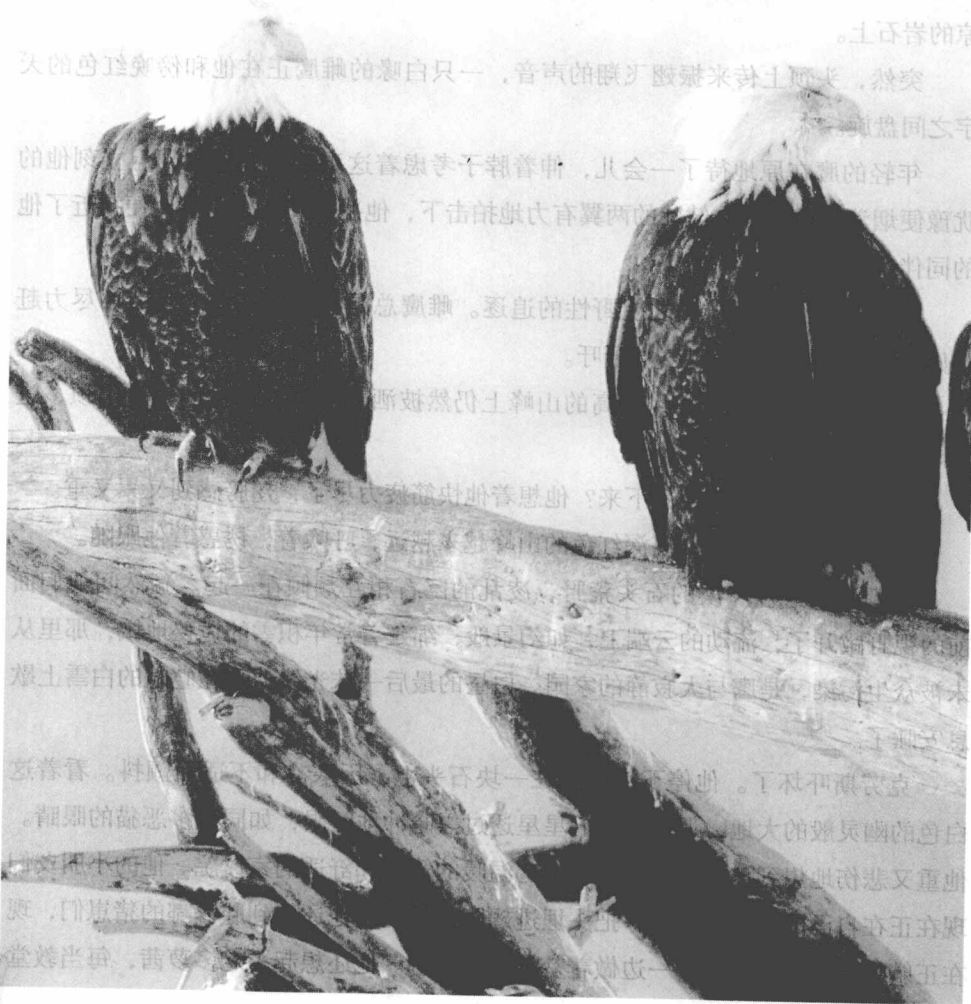
经过一夜执拗的飞翔，直到第二天早上那可怜的鸟儿才到达牧师的住宅。他在他所爱的家上空盘旋了一段时间，然后他缓缓降落。

但灾难发生了。一个雇工正巧发现了它，而且他也未曾听说克劳斯不见的消息，他赶快跑进屋子取了枪，藏在一棵树后面，准备在这个被当做家禽窃贼的东西靠近时开火。

枪响了。

天空中飘荡着一些羽毛，死鹰像石头一样笔直地落在粪堆上。

如果他是在家禽院子里长大的话，那么即使是鹰的后代也是徒劳无益的。





有时，得到便意味着失去，得不到却意味着永恒……托卡，一份哀悼的干草被吹散在因



鬣狗托卡的抉择

◎陈丁俊

东非马赛马拉大草原有超过10万条的斑点鬣狗，而托卡是一个特别的存在。它不能确定自己的性别，因为它是雌雄同体。

雌雄同体在鬣狗这个种族里，是几率很高的事儿，超过1%的鬣狗，在成年前都同时具备雌雄两种性征，最终决定它们性别的，取决于它们的第一次交配——若在初夜占据主动，那么它便会失去雌性特征，变成公鬣狗；若是初夜选择了被动，则此生都会以母鬣狗的身份生活下去——一旦落笔再不能更改！

然而，托卡的初夜来得格外艰难，雌雄同体在给它带来多一次后天选择性别的机会的同时，它必须付出在两性面前都不讨好的尴尬代价——没有哪头雄鬣狗乐意看到自己的女友具有与自己一样的“本钱”；也没有哪头雌鬣狗会喜欢一个随时可能与自己变成姐妹的男友。

托卡有自己的梦中情人——玛莎。玛莎是一头与托卡同期出生的母鬣狗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托卡的心。托卡知道，自己爱上玛莎了。但问题在于，玛莎对托卡绝缘，它火辣辣的眼光打量着其他在鬣狗群附近游弋的流浪公鬣狗，为自己未来的孩子挑选着合格的父亲人选。

最终，一头路过的公鬣狗与玛莎在草丛里缠绵到了一起，托卡远远地伏在地上，眼睁睁地看着草丛翻起的激情波动，心里有一种裂开的痛。

托卡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鬣狗是母系社会，公鬣狗一旦成年，就必须马上离开鬣狗群，只有母鬣狗才能留下来——雌雄同体的鬣狗，也属于必须限期离开范畴。

在最后的一个月里，托卡整天围着玛莎打转，希望能得到玛莎的垂青。可惜的是，玛莎对托卡的所有殷勤都熟视无睹。

当被驱逐进入最后倒计时的时候，托卡悲壮地委身给了一头别的母鬣狗都看不上的羸弱的公鬣狗——它不想离开族群，它只想留在玛莎身边，陪它一起看日升日落。

